『生活越来越有盼头』

青海脱贫攻坚一线见闻

新华社西宁7月13日电（记者温竞华、张子琪）一大早，藏族老汉代存忠拎上铁锹，跨上电动车看林子去了。

代存忠家住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柯鲁柯镇安康村。近年，他当上了护林员，搞起了养殖业，走上了致富路。仅公益护林岗，就给他带来每月2800元的收入。

脱贫攻坚，带给贫困群众全新生活，带来青海高原空前巨变。

“搬”向幸福生活

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南郊，一排排红顶白墙民居映入眼帘，宽阔整洁的村道人来车往。这就是远近闻名的长江源村。

2004年11月，唐古拉山镇128户407名牧民群众响应国家三江源生态保护政策，从海拔4700米的沱沱河畔，搬迁至420公里外的格尔木南郊移民定居点。

当地政府开展职业培训，鼓励村民进城务工，加上草原奖补等政策，现在长江源村家家都有稳定可观的收入。

“过去一年四季都住帐篷，条件艰苦，养牛羊每年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。”40岁的村民闹布桑周说，搬到长江源村后，各项收入加起来，家里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。

自游牧民定居工程实施以来，海西州共建设34个定居小区，惠及2.6万人。

村村通上硬化路，电力保障全覆盖，人畜饮水安全问题基本得到保障……脱贫攻坚让高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。

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属于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。行路难、用水难、上学难等，多年来是互助县五十镇班彦村5社、6社村民的心病。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后，班彦新村太阳能路灯一字排开，房屋错落有致，塑胶篮球场、休闲广场、栈道花园一应俱全。

走进土族老人吕有荣家中，180多平方米的院子敞亮舒心。“以前取暖做饭，都得烧柴、烧煤、烧粪，冒烟呛人，而今用上了天然气和抽油烟机。”吕有荣说，现在赚钱门路多了，不愁过不上好日子。

分享“绿色”红利

发展绿色产业，让青海实现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“双赢”。

“过去各家放各家的牛，辛苦忙碌不说，一年下来没多少收入。”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宁秀乡拉格日村牧民吉合多说，自从有了合作社，收入每年增长，去年一家5口人分红7万多元，是入社前的好几倍。

拉格日村是一个纯牧业村，过去因产业结构单一、生产经营粗放，造成草畜矛盾突出、草原退化严重。近年来，这个村组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，推广良种繁育和科学高效养殖，实现向“减畜反增收”的现代生态畜牧业转变。

创新生态保护机制，转变生产生活方式，带来生态环境改善，为乡村旅游发展创造了好条件。青海目前已实施乡村旅游项目200余个，带动5万多贫困户脱贫增收。

海西州光热资源富集，光伏电站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“绿色银行”。

“我去年到光伏园区当安装工，半年赚了6万多元。”54岁的德令哈市柯鲁柯镇柏树山新村居民蓟玉林说，家里换上了液晶大彩电，生活越来越有盼头。

携手“舞”向明天

入夜，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文化广场上，穿着藏族、回族等民族服饰的群众围在一起，跳起藏族特色锅庄舞。

“跳锅庄舞等文化活动，丰富了脱贫致富后的各族群众精神生活，促进了民族团结。”海北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吉龙说。

不久前，一场特殊的诗歌分享会在海西州高级中学举行。

“彩旗，在高原迎风飘舞；青春，迈着昂扬步伐向我走来……”师生们逐一上场，朗诵校园“诗人”纳木措的诗作。

6岁时的一场意外，使纳木措脑部运动神经受损，手脚无法正常活动。凭借不懈努力，依靠手指关节，纳木措能在电脑上飞快敲出一首首优美的诗歌，成为学校明星人物。

纳木措就读的海西州高级中学，是浙江省对口支援海西州的最大单体民生工程，2016年投入使用。

“大力实施教育扶贫，才能斩断贫困代际传递。”来自浙江温州的援青校长高琼林说，学校里，6名援青教师与本地教师相互配合，创新教育模式，争取让不同民族孩子都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，拥有更好的明天。

“蔬菜航母”载着农民奔小康

新华社哈尔滨7月14日电（记者李凤双、王春雨、强勇）“快尝尝，柿子熟透了。”

黑龙江省宾县永和乡农民张淑英忙活一上午，身前采摘的西红柿堆成了小山。休息时，她一边擦汗，一边和记者聊起来。不远处，一车车已经装箱的柿子正准备运往南方市场。

柿子甜，张淑英说她心里更甜。家有病人，她在当地政府帮助下到哈尔滨永和菜业有限公司打工。“一个月能挣2800元。”她说，以前种苞米年收入四五千元，现在两个月顶过去一年。她顺利脱贫。

拥有寒地黑土优势的黑龙江省近年来加快打造绿色蔬菜品牌，推进“北菜南销”。作为全省重要设施蔬菜生产基地之一，永和菜业有限公司有设施蔬菜4500亩、露地菜8000亩，钢架大棚1700栋。当地人很自豪，“这是咱的‘蔬菜航母’。”

“我们60%的蔬菜卖到南方。”永和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庆堂说，尽管遭遇新冠肺炎疫情，但全年蔬菜销量预计两万多吨，比去年还多。

黑土地的绿色蔬菜因何走俏南方？李庆堂有自己的“种菜经”——“紧跟市场走”。

2012年企业成立，李庆堂与黑龙江省农科院合作，培育良种。好菜种出来，销路却成了“拦路虎”，好菜卖不上好价钱。

李庆堂从市场找出路。他到哈尔滨一家蔬菜大市场打工，摸清蔬菜销售的“门道”。他跟踪收菜大车到南方的农贸市场，“我们每斤1元钱的西红柿，那里能卖4元钱。”他说。

瞅准这一点，李庆堂在北方蔬菜集中上市、南方蔬菜淡季时，主攻“北菜南销”，布局销售网络。经过严格检验，这个蔬菜基地成为上海、杭州等城市蔬菜直供基地。

富了不忘乡亲。永和菜业有限公司采取“企业+合作社+基地+农户”模式，以每亩1000元租种农民土地，远高于市场价。为40多户贫困户免费发种子、化肥，并高于市场价回收农产品。

在永和菜业基地，一栋栋蔬菜大棚蔚为壮观。贫困户赵文学正在棚内除草，他因病致贫，把家里6亩地流转后，每年收入6000元，在基地打工还有另一份工资。

“我和公司签了7亩种植合同，又种了果苗，靠这些现在已脱贫。”村民赵云峰说。

永和乡党委副书记、乡长王洪彪说，该企业每年为贫困户预留30至50个岗位，仅此一项带动贫困户年人均增收超万元。

立足蔬菜产业，2018年永和乡把400余万元扶贫资金注入永和菜业有限公司，创建“1+2+6”模式，即1个大棚，带动2个贫困户，蔬菜配送6个城市家庭。目前，这种模式带动全乡221户贫困户年均增收2500元。

窑洞里的“托牛所”

▲7月12日，在甘肃省崇信县锦屏镇的窑洞“托牛所”里，朱海萍在喂牛。 新华社发（马希平摄）

天刚刚破晓，41岁的朱海萍就来到窑洞前。随着她的一声声呼唤，原本住人的窑洞里“哞”地应了一声，走出一头小牛犊。

“这20孔养牛的窑洞都是我的‘托牛所’。”朱海萍每天起床的头等大事，就是来“托牛所”查看130多头牛的健康状况。

“所长”朱海萍家住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锦屏镇，2016年靠着养羊脱贫之后，她打算尝试养牛。2017年，崇信县政府积极推广养殖当地特有的平凉红牛，并引导将废弃不用的窑洞发展为养牛设施。胆大心细的朱海萍便决定办起窑洞“托牛所”。

起初“托牛所”只有10头牛。朱海萍从来没有放牛的经历，虽然感觉自己胆子大，但真站在牛那庞大的身躯旁还是害怕。牛也“怕生”，一见她靠近便开始叫唤，眼里充满警惕。

为了致富，朱海萍只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。刚开始喂牛的时候，朱海萍只敢隔着一米远添加饲料。和牛逐渐熟悉了之后，她总算是有了“所长”的样子。

克服了恐惧心理，朱海萍还要解决饲料的问题。一头牛一天要吃30多斤饲料。经过当地政府培训指导后，她在家里种了8亩玉米和苜蓿，通过科学配比，让牛吃得放心。为了节约成本，朱海萍和丈夫还时常去路边割草，给牛换换口味。

牛在“托牛所”不仅要吃得好，还要过得开心。一孔窑洞里，仅住着5到8头牛，不仅遮风挡雨，还住得宽敞。每孔窑洞外还有“专属操场”，其中有能帮牛挠痒、按摩的牛体刷，也有一年四季提供饮水的恒温水槽。

朱海萍是有名的“宠牛达人”，把牛群照顾得妥妥帖帖：母牛不产奶了，她专门买来奶牛当牛犊的“奶妈”；大牛怕热、小牛怕冷，她就区别对待；牛流鼻涕、拉肚子、胃口不好或者叫个不停，她就知道牛可能生病了，便会立刻送往“病号”区，找兽医来治病。

晴天晒太阳，雨天进窑洞，吃喝不愁，栅栏外的喇叭播放着动听的音乐，每天还有专人打扫卫生。牛就在这里享受“牛生”。

朱海萍的努力没有白费。在她的悉心照顾之下，牛群的规模不断扩大，育肥周期也不断缩短。经过7个月左右的时间，一头育肥的牛便可以收入1万元左右。2019年，朱海萍靠着“托牛所”收入约10万元。

“窑洞养牛不仅将废弃的窑洞利用起来，盘活了闲置资源，同时窑洞里冬暖夏凉，能提供良好的养牛条件，牛群的发病率大幅下降，确保了牛的存活率。”锦屏镇副镇长文涛介绍，经过测算，新建一座3至5头规模的牛舍需要4万元左右，而改造窑洞仅需1万元。

目前，崇信县已建成窑洞养牛示范带3个，共有窑洞821孔，养殖平凉红牛3430头。

2019年，为了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，朱海萍通过平头沟红牛农民专业合作社与相关企业签署合约，又引进64头基础母牛，5头牛犊。如今，随着“托牛所”规模不断扩大，“所长”朱海萍需要从外购买饲料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，还雇用了2名员工帮助她进行管理。

（记者崔翰超、马希平）
新华社兰州7月14日电

（上接1版）

“村民家的钥匙，就在我的手中”

13日下午4时，望江县雷池乡。

73岁的村民朱照文最后检查了一遍家中的电器开关和水龙头，放心地把钥匙交给了等候在门口的乡干部吕效卫，拎着换洗衣物等必备生活用品，暂时告别了这栋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。

这一天，朱老汉家门口的江水已超历史最高纪录水位，为了确保安全，朱老汉与其余100多位圩堤上的村民被组织撤离转移。

“看到乡村干部一周前就驻守在堤上，老朱专门把钥匙留下，腾出了家中两间房，供我们值班休息。”吕效卫说。

交钥匙的故事，同样发生在大别山腹地岳西县。

由于连续降雨，菖蒲镇潜水河水漫河堤，淹没田地、茶园，塌方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。村干部进村入户，对危险区域逐个落实转移、锁门工作。

5日，转桥村村民王先时屋后突发塌方，泥石流倾泻而下，房屋后墙损毁。包村干部立即安排王家6口人转移到附近的闲置校舍内。

“王家的大门钥匙一直掌握在我手中，危险排除前坚决不让他们回来！”村党支部书记王业庆说。

风雨不动安如山

被褥崭新干净，饭菜热气腾腾，环境宽敞明亮，医务室的医生给每个人早晚量两次体温……

踏进宣城市宣州区养贤乡转移安置点，81岁的村民程昌华刚刚吃完乡干部送来的饭菜。“我一辈子经历过很多次大水，1954年发大水的情况都还记得，党和政府做得越来越好。”他说。

养贤乡毗邻长江重要支流水阳江，江水已多日超过保证水位。

“为保障群众安全，我们从6日开始，陆续转移了5400余人。”乡党委书记檀志保说，69名行动不便的老人住进了安置点。

在枞阳县三大江心洲，近万名群众被分批次转移安置，除投亲靠友外，有470人住进了集中安置点，一日三餐是由证照齐全的定点饭店送来。

“这里的条件不比家里差，样样都齐全，更主要的是安全。”从凤仪乡转移过来的村民吴多义说。

从长江两岸到皖南山区，从大别山区到沿淮地区，有的投亲靠友，有的以借用公房、搭建帐篷等方式设立安置点，对入住人员实名登记，所有被转移群众风雨不动安如山。

安徽省应急管理部门数据显示，全省受灾地区设安置点80余处，3000余名转移群众入住其中，吃穿住等基本生活用品由政府兜底保障。

（记者李亚彪、姜刚、王立武、徐海涛、陈尚营、程士华、陈诺、刘方强） 新华社合肥7月14日电

村民雇『镇民』打工

新华社兰州7月14日电（记者王朋）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的哈达铺、理川等几个乡镇有这样一个劳务市场：用工者是村里种了中药材的村民，务工者是镇上生活的居民，村民到镇上招雇城镇居民到田里务工。

眼下是药田除草的关键时期，劳务市场也变得格外热闹。每天早晨6点钟，有务工需求的城镇居民便会聚集在劳务市场。不等片刻，就会有村民驾车前来接洽。若是村民“偷懒”，多睡了半个钟头，极有可能错过招工，兴许也会误了“农时”。

村民孙玉选有几次就扑了空。最近，他在理川镇招工无果后，驱车跑到几十里外的哈达铺，终于招到2名务工人员。

提起这次还算满意的招工经历，孙玉选说：“以前自己在县上的劳务市场寻找务工机会，要看用工者的脸色。现在自己成了用工者，还要看务工者的脸色。”他调侃起自己的“不幸遭遇”，也向记者讲述了这些变化背后的故事。

46岁的孙玉选家住理川镇汪布村，这里海拔较高，气候湿凉，适宜种植黄芪、当归、党参等中药材。过去，不少村民虽然种药材，但因山区闭塞，销路不畅，村民种药多年还是在穷窝窝里打转转。

不少农户和孙玉选家一样，因缺乏增收产业，被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。到城镇务工几乎成了贫困村民唯一的增收渠道。可是由于普遍缺乏技能，只能在建筑、餐饮等为数不多的行业打工。

精准扶贫行动实施以来，通村硬化水泥路将贫困村民田里的中药材与外地市场连接起来，村里兴起了合作社、企业等市场经营性主体，中药材种植真正变成了助农增收的脱贫产业。

理川镇镇长李虽玉介绍，经过近几年的培育，当地的中药材种植正不断向标准化、规模化方向发展。仅在宕昌县理川、哈达铺等乡镇交界的拉路梁一带，就已经形成11.3万亩的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。

农村产业规模的扩大，不仅带动了贫困村民脱贫增收，还催生了大量用工需求。孙玉选说，即便他家只有8亩药田，招到的2名务工人员也需要半个月时间才能完成除草作业。

“现在村里每家每户都种药材，村民只好跑到镇上招工。”孙玉选说，由于供不应求，务工费已由前几年的每人每天80元，增长到今年的110元，很多村民还开出“车接车送”“包早餐、中餐”等服务“拉拢”务工者。

记者近期在甘肃多个县区采访发现，城镇甚至县城居民到农村务工已不是新鲜事。随着农村产业不断发展，城镇居民到农村务工正在成为一种新趋势。

『熊』日子『牛』起来

新华社济南7月13日电（记者陈灏）“养了几年牛，以前的‘熊’日子也慢慢‘牛’起来了。”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张炉集镇花园村，村民潘海霞看着养在前院的鲁西黄牛，深有感慨。

今年41岁的潘海霞身材瘦小、略微显老，这是前些年苦日子折磨的结果——她的丈夫由于身体原因几乎没有劳动能力，一儿一女都上着学。家里虽有8亩地，但种粮的微薄收入难以支撑丈夫治病和子女上学的开销。她天天早出晚归地种大棚、打零工，家里仍常年入不敷出，一家人深陷贫困泥潭。

扛着家庭重担，潘海霞并不妥协。即便是最困难的时候，她都没想过让子女放弃学业。这份坚持，也让她的生活迎来转机。2017年，潘海霞见到邻居有养猪、养鸡等“副业”，她也动了心思，拼凑了1万元买来两头鲁西黄牛。年底，两头牛出栏的利润超过她的预期。

潘海霞的拼劲，地方政府看在眼里。次年，张炉集镇扶贫干部就帮着潘海霞申请了5万元贷款，帮助她新建牛舍、扩大养殖规模。镇上的养殖专家也找上门来，手把手教潘海霞养殖和防疫技术。

如今，潘海霞的牛舍里，已经有10头黄牛。虽然规模不大，但足以让这个家庭拥有一份可观的收入。她说：“黄牛育肥喂秸秆就行，没太大成本。现在牛肉价格也稳定，每头牛一年能净挣四五千元，10头牛可就是四五万元哩。”

收入逐渐高起来，潘海霞一家不再过得紧巴巴。记者看到，虽然还住着老房子，但她家里空调、冰箱、洗衣机等家电一样不缺。潘海霞说：“现在说不上富裕，但比前几年强太多了。”

在潘海霞眼里，带来这一转变的，除了自己的“不认命”，还有政府部门和扶贫干部的倾力支持。她告诉记者，2018年，副镇长田焕芝得知她旧贷款未还清、无法办理全额贴息的扶贫贷款时，二话不说就垫款4万多元帮她还清贷款；今年当地洋葱价格暴跌，也是扶贫干部通过消费扶贫，帮她以地头价4倍的价格，卖完了6000斤洋葱。

“要是单靠我自己养牛慢慢‘滚雪球’，还不知道要啥时候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。”潘海霞说。

7月，潘海霞的女儿从幼师毕业，即将开始工作，家里的负担多了一个人来扛。当记者认为潘海霞终于可以轻松点时，她却告诉记者，想把养殖规模扩大到50头。

“有政府帮着，我干劲足得很。”她笑着说。